

質詢及答覆

教育部門質詢第一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質詢對象：教育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黃馨儀（代表宣讀質詢摘要）

李逸洋、周柏雅、周伯倫、王昆和、黃宗文、顏錦福

計七位 時間一三三分鐘

質詢摘要：1. 愛的教育？利的教育？

2. 人生以考試為目的。

3. 大家一起來尋找民主教育。

※速記錄

——八十年十月十五日——

主席（陳議長健治）：

大家午安，現在我們進行教育部門第一組，由黃議員馨儀等

七位，時間是一三三分鐘，請開始。

周議員柏雅：

我先簡單詢問一下，這個會期開議以來，本席已經提出十四

速記：陳忠仁

案書面質詢，到現在還有十案書面質詢都沒有任何回文，按照黃市長以前跟我們答覆說，如果沒有辦法在依限期之內作答覆，也要事先知會本會，到底為什麼？但是制度訂了那麼清楚，已經三星期了……

主席：

好，我來處理，你看十個案子是秘書處那個專門委員負責的，我先處分他；好，你開單給我，我來處理。

周議員柏雅：

我一開會就已提出過，現已第三星期了。市政府好像都不是很尊重我們議會的運作；接下來很多部門質詢，因為我很多部門是事先提出書面質詢，然後再深入針對他的答覆來探討。那他沒有答覆，我們怎麼繼續質詢呢？這個都是老問題，為什麼還會存在呢？一定是黃大洲市長看不起台北市議會嘛！難怪人家罵他。

主席：

好，我來處理。我們秘書處也要管制。如果秘書處有通知它，它不理，應該要告訴我；秘書長，寫函是沒有用的嘛！

黃議員馨儀：

如果你這樣子裁決，他們下一次還是沒有送過來，那無論是我們秘書處，或市政府也好都沒有受到任何實質上的處分，請主席就周議員所提問題明確的裁示，比如說在一星期內沒送過來，那市政府或秘書處要受何種處分？要講明確，如果是法律規定，罰則要非常清楚。從申誠到開除有好幾種，你要處分那一種？

主席：

我處分的結果給你看，你滿意就可以，不滿意再來討論。

黃議員馨儀：

你要現在裁示，還是等總質詢，才……

主席：

我會要他處分，但是我現在也不能給他記過，因為這不是我的職權，我也不敢講。這個輕重緩急到什麼程度，但是我一定有個結果。

黃議員馨儀：

如果是秘書長的職權，請他先回答一下；那如果是教育部門的書面沒有回答，那麼請教育局長回答，因為他們常常處分他們的工作人員已不是第二次，所以他們一定回答得出來。

主席：

我不曉得那個單位？

黃議員馨儀：

雖然不曉得那個單位！但事實已經知道了。

周議員柏雅：

應該要處份市府官員，因為黃大洲市長講的，那現在應追究市府官員責任。現在已造成嚴重損害我們議員職權的行使，這是非常遺憾的。另外……

主席：

我們上次有約法三章，簡單明瞭；人家後一組剩下半個鐘頭，我們再拖一下，人家就不願意質詢了。這個我來處理。

周議員柏雅：

我們在七十八年七月一日，本會第六屆第二十一次臨時大會，第三次會議開會有個決議，請市府就公有建設只租不售之可行性詳作研究，並將研究報告於三個月內送會審議，我不曉得秘書處有沒有收到這個報告？請秘書長先答覆一下有無收到？

主席：

好，我裁決接受你的案子，因後面還有人在等質詢。好不好

？
黃議員宗文：

我想請教育局長跟處長，整個人事變化很大，我們都不認識這些科長，總要介紹一下吧！

主席：

請林局長、新聞處長、介紹有關主管，然後就開始。

林局長昭賢：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首先由我來介紹教育局新任主管，首先介紹副局長羅虞村，是由原來的主任秘書調升的；主任秘書陳達郎，是原來的第一科科長調升；第一科科長湯志明，是原來的督學調任的，第二科科長蔡先口是由原來第六科科長調任；第六科科長蔡孟宏是原來督學調任；人事室主任吳家岳，是由捷運局人事室主任調任，統計室主任林燕英是由主計處專員調升的，以上介紹完畢，請指教。

曾處長茂川：

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新聞處人事上變動，只有二科科長吳日勉先生調三科科長，三科科長徐執中調二科科長，另外人事室的陳主任調回人事處當科長，新任的人事室黃主任是由建設局專員調升的。謝謝！

黃議員馨儀：

曾處長，在我們上會期結束到今天，一共收到新聞處寄來二份刊物，其中一份蠻喜歡的，而且我覺得應該推薦給全台北市的高中、國中、國小作為普通教材。台北古街，能夠表顯出台北整個的歷史發展，其中唯一的缺憾就是缺少士林和北投，將來有機會請補充。

第二，開議後我們收到一本由正中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年鑑

，請教正中書局是送給我們台北市議會或市政府的，還是新聞處或市政府編列預算購買的？

曾處長茂川：

這本年鑑，是編列預算購買的。

黃議員馨儀：

那請一科的科長，過去您是管出版刊物的檢查對不對？因為在座我們五位都有跟新聞局、新聞處之間非常慘痛的歷史；我們在辦雜誌的時候，所寫的文章、所編的雜誌，甚至李逸洋都爲了辦雜誌去坐牢八個月，當時對我們所辦的政論性雜誌檢查非常嚴格，常常給我們停刊，把我們的東西統統沒收，當時的理由是混淆視聽，破壞政府與人民的感情。科長如果以你的觀點來看這本中華民國年鑑，它該不該停刊、查禁、沒收？是不是像處長所說的「資料豐富，頗具參考價值」。因爲我們新聞處很慎重編列預算送給每位議員一本，也許也送給各局處首長一本也不一定，一共買了多少本？

劉科長錦興：

報告黃議員，我們預算是編列了二十一萬，因爲一本是一千四百八十元，我大致看過這些資料。

黃議員馨儀：

我們就是因爲看過這些內容，所以才覺得它真的是符合你們查禁的標準，它真的是混淆視聽，破壞政府與人民的感情。我舉個例子來說說政黨篇，它把中國國民黨報導的最豐富，民社黨也非常豐富，而民進黨排在最後面，只有一行。你要知道，民進黨在每一次的選舉有百分之三十的選票。年鑑不是隨便可以編的，我個人絕對不敢隨便編一本書而美其名爲年鑑，而且送給市政府各局處及議員參考。而我們都是政治人物，特別注重政黨的活動及

政黨的內容，難道民進黨不夠資格列名在中華民國年鑑裡面嗎？

曾處長茂川：

黃議員，這本年鑑因爲不是我們編的，剛剛您講的缺失及資料上的不足，我們會把這些意見告訴編輯人員。

黃議員宗文：

處長，你有没有看過八十年年鑑？

曾處長茂川：

我只翻過目錄而已，並沒有詳細看。

黃議員宗文：

那你怎麼可以說是資料豐富呢？你是憑那一點？

曾處長茂川：

年鑑並不是現在才有出版，過去我曾看過年鑑。

黃議員宗文：

我問你，你說看過目錄，看過目錄怎麼知道資料豐富？你作一個處長，沒有完全看過，逐一過濾怎會知道資料豐富呢？

黃議員馨儀：

通常我們認爲好書才會送給人家，而且正式編列市政府預算，這是相當嚴重、嚴肅的問題，提醒你一下。

黃議員宗文：

年鑑不能把所有事實寫下去，但也不能抹殺事實，這裡面竟然對民進黨一個字都不提，這資料豐富嗎？然而社民黨、青年黨都已經是有席次的政黨，選票拿不到五萬的政黨，竟然有幾萬字寫在這年鑑裡，這資料有參考價值嗎？身爲新聞處的處長，你可以這樣寫嗎？

曾處長茂川：

它整體的資料是蠻豐富，但是這一部份不夠充實，我們一定

儘快跟編輯人員談。

李議員逸洋：

我想處長你是一錯再錯，剛才才是資料豐富，但是你並沒有看過；現在你又說資料豐富，我想跟我們最有關連大概除了政黨政治民進黨缺漏外；我們看看有關地方自治，台北市府及市議會，只有短短三、五百個字就帶過，台北市議會講職權有九項，台北市府總共有十八個局處，有關府會關係就跟省議會及省政府一樣，介紹區公所裡設七個單位，極其簡陋粗糙的一本年鑑，你也說是資料非常豐富？我想更嚴重的是像這樣一本年鑑，你也推薦給本會，事實上這可能是一本黨的宣傳物，是由貴黨黨營事業正中書局所發行的，所以在政黨方面會有這樣大的偏見。整個政黨政治發展已經這麼多年，民進黨合法化已經有六年的歷史了，但是在心態上，貴黨仍然不承認民進黨是一個合法的政黨，藉著中華民國年鑑對政黨政治加以扭曲，然後新聞處本來是行政中立的單位，結果也去幫政黨執行這樣的宣傳，並推薦給各局處首長，灌輸這種不正確的觀念，所以像這本這麼簡陋、扭曲的書，是不是應該要收回？

曾處長茂川：

我想剛才幾位議員所提到的這些資料不足的地方，我們一定儘快來告訴他。

李議員逸洋：

這簡直是開玩笑，這是屬於一般的資料不足嗎？它根本無視於現代政黨的發展，青年黨、民社黨去年有沒有推出人競選？得到多少選票？有人當選沒有？你也答不出來，這根本是幾乎不存在的政黨，但是你們把現況恢復到三、四十年前，領國民黨的經費補助，然後擺一個政黨政治假象在那裡，這是什麼心態？這樣

的中華民國年鑑根本就不應該由國民黨所屬的黨營事業來編輯，一定會偏差嘛！且更不應該送給議員或官員參考，這樣又會使大家的觀念倒退，開民主倒車，所以我希望你把這本年鑑收回去，它不值得推薦。

曾處長茂川：

我想以後我們對所推薦的書，更會審慎來處理。

李議員逸洋：

我們剛才已經舉出實例出來了。基本上你們沒有權利、也沒有責任去推薦貴黨所編的刊物，強迫灌輸大家，這不是你們的職責，你們已經超越你們的職權，所以我們堅持這本一定要收回去，不能贈送。

周議員柏雅：

這本中華民國八十年的年鑑，新聞處應該把它查禁才對，因為它名實不合，年鑑應以事實為主。我們都把它翻過了，不只是地方政治、政黨政治而已，包括環境保護、勞工、社會福利，簡直是國民黨宣傳刊物，因為它出版書局是正中書局，黨營事業，它真的是八十年來國民黨的政令宣傳；因此新聞處實在沒有權利、也沒有必要花費廿一萬買來送給議員、市府官員，這真是浪費市民的金錢。我想講了這麼多要點，新聞處總要表示點意見。

曾處長茂川：

我們對以後推薦的書及所要買的書，事實上我們很少買書：

黃議員宗文：

你承認你有疏忽，這資料欠缺很多，光青年黨、民社黨就有五萬多字，然而我們地方議會這麼活躍就只有八百字，議會幾十年的活動，名不見經傳；民進黨改變台灣政治演變，名不見經傳

，這些資料豐富嗎？

曾處長茂川：

我想各位如果覺得這本書的參考價值不夠，希望我們收回的話，我想我們可以收回。

黃議員宗文：

好，收回，謝謝！

黃議員馨儀：

處長，不是我們覺得參考價值不夠。就以剛才李議員所指的例子來說，台北市政府和市議會，七十八年、七十九年、八十年都一樣，年鑑是什麼？它很大方美其名爲中華民國年鑑，就是說對未來中華民國八十年度內有什麼環保、政治、社會等大事的基本資料。但是它有記載這些嗎？身爲國民黨黨營事業的正中書局如果出這樣一本書，敢取名中華民國年鑑，是正中書局的恥辱，也是國民黨的恥辱。因爲民進黨編的文宣不敢這樣編；這完全不顧社會事實而取名爲年鑑，實應查禁。尤其更不應該的是編列廿一萬預算來購買這麼多本送給各局處首長，我相信教育局長也沒看，因爲他對教育局同仁一年來的貢獻也沒有任何記載；對議長來說也是一樣，完全沒有記載。當然這也不能怪處長，你也可能因爲以前的先例而照編預算購買這麼貧乏的書籍；如果處長是位忠貞的黨員，我相信你會立刻寫信給正中書局，拜託他們不要再出這樣的書。

我們來探討一個問題，當你檢查政論雜誌時，非常嚴格地查禁混淆視聽的雜誌；但真正完全沒有參考價值，才是真正混淆視聽；我相信民主政治越來越發展，新聞處的工作越來越重要，而且是台北市政府的發言人，應寫信給正中書局抗議，否則預算要退回。

曾處長茂川：

資料上的偏差及須補充的地方，我想我們一定會儘快跟正中書局來處理。

李議員逸洋：

一方面是資料的不足，一方面是心態的偏差；資料不足主要牽涉到各方面的專家；但正中書局這一批編輯人員作國民黨的宣傳可能可以，但要編年鑑根本沒有資格。更重要是心態上的偏差，我剛才翻了目錄，國內外大事記，也是有很多頁，但像核電抗爭、民進黨台獨文宣，這是國際新聞，各報都用重用版面來處理，但在大事記裡卻一個字都沒有。所以新聞處動用預算，這筆預算的科目是什麼？優良書刊的推薦。今後的執行，絕不能再把預算拿去作某一政黨的宣傳，處長能不能作到這一點？

曾處長茂川：

事實上我們的本意也不是替某一政黨作宣傳，今後會對採購的書籍審慎的處理。我們推薦的書刊除了優良書刊以外，另外是參考性的書刊，但我們決不會替某一政黨或團體作刻意的宣傳。

李議員逸洋：

我們絕對不能夠再把人民的血汗錢浪費到政黨的宣傳，然後灌輸反動的思想，好不好？這本書多久可收回去？

曾處長茂川：

事實上，我們這本書已經送出去了；我是說各位如果覺得參考價值不那麼高，各位要退還的話，我們當然要收回來。

周議員柏雅：

這不是參考價值高不高的問題，而是你選擇性的錯誤，內容那麼荒謬，不符合實際，但是你還把它列爲優良書刊的推薦，這點讓我們感到寒心、痛心！如果這樣搞下去，那等於是到現在台

北市政府的任何運作還是國民黨在操作。當然國民黨要印些垃圾亂丟，我們不管，但它不要丟到市政府來，用我們市民的钱，這點是我們注意的地方。

我們今天探討這個問題也順便跟你講，新聞處最重要是報導事實，要清清楚楚，評論是另外一回事；我舉個例子，上次印台北新形象，中英文翻譯不符合，後有改正了；這次又有小錯誤，又不符合年鑑的精神，你說台北市議會的議員是由台北市民選出，任期六年；這就不符合事實，明顯的錯誤。所以我感覺很寒心的是新聞工作如果不能掌握到百分之百的事實，那其它都免談，也沒有辦法得到人家的信任。

黃議員馨儀：

處長，我相信對於知識的求知、對於什麼樣的書值得參考，你的觀點應該跟我們是差不多的。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政黨上，有些不一樣；但是我相信就研究學問、就觀察社會，我們都需要的是事實。

所以剛才處長一直口口聲聲說我們認為沒有價值的話，我們可以退回。處長，關鍵在於你認為它有參考價值嗎？剛才我們已經舉這麼多例子，你認為有價值嗎？處長你要把所有的書收回，可能有困難，而且今年的預算已經使用，我們也不找你的麻煩。

但是你把這本書翻過以後，我相信你會寫信給當初你送書的人，如果我是處長的話，信的內容大概是「我因一時不察，未詳細看，結果發現這本書缺失很多，根本不夠資格稱為中華民國年鑑，現請自行處理，扔掉或留著當反面教材」。反面教材就是說對於未來二〇三〇年要研究台灣的政治、社會時，他拿到這本書時也可以說當時有這麼濫的書。教育可以有正反教材，這本書可以當反面教材來處理。

黃議員宗文：

我是覺得我們的質詢告訴你，從事文化工作為，要很謹慎，短短這八個字可以看出新聞處作事非常草率，你承認欠缺、疏忽、參考價值有問題，所以我們作這樣的質詢。請回，謝謝！請教育局長。

局長，最近有一個報社跟海基會合辦一個中國希望工程攝影展，局長有沒有去看過？是憑何動機？

林局長昭賢：

爲了瞭解大陸小孩上學的情形，我覺得有參考的價值。因為照像是一種寫實，可以從相片裡看得出來實況。

黃議員宗文：

那你覺得攝影展怎樣？大概描述一下。

林局長昭賢：

我是到泛亞軒展出的地方，大概有幾十幅相片，包括老師上課、教室的狀況及小孩讀書的情形。

黃議員宗文：

你看完，有沒有掉眼淚？小學生掉眼淚？你没掉？報紙上登的，你教的這些小學生掉眼淚，然後這是一個希望工程的攝影展，希望海基會有計劃幫助大陸這些失學的兒童，宗旨是這樣；那你也幫助報社炒作攝影展的行情，是不是這樣？

林局長昭賢：

我沒有介入這事，我是以一個教育工作者，要瞭解大陸小孩上學情況的動機而去看的。如果學校帶學生去看也應該沒有什麼不好，因爲讓我們的小孩了解自己的環境和大陸的學習環境作個比較，可能會有幫助。

黃議員宗文：

局長，我覺得希望工程是個錯誤的類比，一個無聊的動作。台灣還有很多可憐的學生；學校的校舍、廁所不足，或殘缺不堪的還很多，我們的GMP已到一萬美元，而我們學生還需要救濟。

但是你身爲一個教育的領導人，竟然有好像大陸的人都都可憐，作一個錯誤的類比，又好像台灣的學生都很幸福了。而海基會還計劃幫助大陸失學的青年。是不是這樣？

林局長昭賢：

以我所看，我們的孩小，就學環境比大陸好得很多。

黃議員宗文：

局長，你的眼光不要只看大台北市，要看遠一點，台東、花蓮、屏東很多地方，有很多可憐的學生，還有很多需要報社去照顧。

林局長昭賢：

那些地方我都去看過，如果大陸上學情形真像照片所展示那樣，那我們台灣任何一個角落的學習環境都要比大陸好，這是事實。

李議員逸洋：

假如單純就學來講，台灣可能也需要希望工程。但是看到局長對大陸整個失學情形，這麼憐憫，這麼有愛心。假如你忽視了台灣的本身所屬的環境、土地和自己的學生，我認爲那樣的慈悲假慈悲、假愛心。你知道最近有關我們這裡雛妓的問題，很多婦女救援團體，有心人士出來指控，公布數字，他們認爲有十萬名的雛妓落入人肉市場，他們不但失學，還要受嫖客的凌辱，甚至要感受親情幻滅的痛苦，因爲事實很多都是他們父母把她推入火坑，你說那樣的痛苦比起所謂中國大陸失學的痛苦多少倍；你

有沒有感受到，這是你們身爲教育工作者應該去關心、去體會參與救援的工作，因爲他們都是就學的年齡。

林局長昭賢：

我們的學生沒有就學的，我們都在尋找讓他們入學，我們教育上還有缺失是事實。

李議員逸洋：

中國大陸的學生是因爲他們經濟狀況的關係失學，但是我們這裡，雛妓或這些不幸失學的人口，他們是在整個經濟發展情況下，被遺忘、被拋棄、被殘害的一群，身心俱受傷害。這樣所受的痛苦，我想比起中國大陸的學生還要深，但是你們不會去體會。

剛才局長說我們這裡的環境比他們好太多，但是我來作幾個數據比較提供參考。以台北市這樣的預算，比起台灣省各縣市的預算超過這麼多倍，台北市的國小都應全天制的上學，但是我們這裡還是有二部制，教室不足的情形，局長知不知道。

林局長昭賢：

有四所小學是二部制。

李議員逸洋：

對，包括市中心的中山國小，最高級的天母國小，總共缺少四十八間教室。

林局長昭賢：

但是本市小學二部制，都是短期的問題，我們可以很快解決。

李議員逸洋：

但更重要的校地嚴重不足。中國大陸地大人也多，但至少他們的學生享用的校地，比起我們台北市的學生，我們實在可憐多。

了。教育部規定每個國小學生要有十點二平方公尺，結果我們只有八點一五平方公尺；國中的話十七點七平方公尺，我們現在只有十二點六二平方公尺，我們所缺少的校地可能多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過去老松國小學童數最多，現在轉到台北縣的秀朗國小，這是奇恥大辱，所謂孩童人數最多，表示空間最小，這樣對學生的身心發展有妨礙；和大陸學生情況起來，同樣需要我們去關心的。

現海基會在幕後所策動，新聞界、文化界、社會運動的這些團體對中國一味的關心，忽視我們自己的問題，除了教育以外，像偏遠地區醫療設備等都值得去關心。我再舉一例有關啓智班的問題，台北市學齡兒童裡根據統計最少有一萬五千人智能不足，不管他是輕度還是重度，但在教養機構裡只有五百人，然後國中、國小、啓智學校加起來二千四百四十九人，讓他們能夠就學或就養，和社會局的加起來不到五分之一，還有五分之四的智能不足之人被你們拋棄了，你知道嗎？這叫作「希望工程」。

責議員警儀：

暑假中，有一位腦損傷同學的媽媽告訴我因學校沒有這樣的設備，每天她必須背孩子上上下下的非常辛苦，最後沒有辦法繼續念。我們學校對於要坐輪椅上學的人，有沒有從校門口到教室可以自由進出的設備？這樣的廁所所有沒有？就像李議員所說的只有五千人就有就學的機會，另外一萬名怎麼辦？後來她媽媽送我一張照片，告訴我說台中科學博物館有一種可以使用輪椅上下樓梯的機器，他問我可不可以拜託教育局在全台北市的學校如沒有上下樓梯坡道的設備者，請用這種機器讓殘障學生能來去自如的上學。

林局長昭賢：

所謂無障礙校園，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凡是新建的學校，大概輪椅行走都沒有問題。

責議員警儀：

對於還沒有辦法讓輪椅進出的學校，我們可不可以像台中科博館設備一樣，一台只有十幾萬，來幫助坐輪椅的小孩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我們編列那麼多的預算在教育上，就是希望每個國民都有求知的權利。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提希望工程，不是我們沒有同情心，但是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海基會所作的都是非常奇怪的工作。我舉個例子，有個建築師告訴我他們現在都不在台灣接案子，而是跑去幫中國大陸的政府蓋國宅，因為中國的政府對政治人物的簽證非常嚴，但只要建商或商人都非常歡迎。就跟希望工程一樣，大家都跑去大陸幫他們增加設備，蓋學校。自己家中都還沒有照顧好，到底台灣重要？還是中國重要？我們必須澄清這個觀念。

局長當過教育廳副廳長，新竹尖山小學，當地牧師拿照片給我看，不曉得局長去過沒有？尖山小學的教室是用泥巴糊的，中間是竹片，後面還有洞，山地小孩又特別貧窮，冬天風都會灌進來，這麼冷，都不曉得要怎麼上課。那樣的教室台灣還有，我如果比照希望工程同樣攝影展的話；我相信，局長真的會掉眼淚，那是台灣的小孩喲！

所以我們不是不同情大陸的教育，只是台灣的教育作好了嗎？台灣的小孩都有受完整的教育嗎？無論硬、軟體都作的好不好？如果我們自己還沒有作好，那裡有能力去管別人國家的事情。這是多麼錯誤的觀念和作法，把台灣的資源都拿去幫大陸建設，等著大陸來統一台灣是不是？

黃議員宗文：

你覺得台北市的教育經費，去年編的預算，夠不夠？

林局長昭賢：

還是不夠。

黃議員宗文：

都不夠，你還想說搞一個希望工程，把台灣的預算去幫助大陸。

林局長昭賢：

教育局沒有做這件事。

黃議員宗文：

你沒有，可是最近媒體炒作希望工程，好像台灣已經是暴發戶了，其實生吃都不夠還要晒乾。

五常國中一死就是七人，健康幼稚園一個意外事件死了廿三個人，這是因為我們公共安全不夠，我們經費不夠去照顧這些人，所以他們在安全有危害之下意外死亡。你承認這點嗎？

我們有足夠經費來作公共安全的標幟嗎？就因沒有國家考試館，把教室租給警察特考，教室都不夠，學生只有放假去海邊，間接的共犯。很多國小軟、硬體都很差，我們經費夠嗎？很多人不知道這個事實，就一廂情願以台灣沙文主義來幫助大陸的希望工程，局長，台灣優先！

林局長昭賢：

我贊成台灣優先，這是應該的。

黃議員宗文：

所以，你認為教育經費不夠，很多學生的安全、標幟活動場所不夠，然後就發生意外事件。所以請你不要以大都會的眼光來看大陸、來看台灣，很多地區像屏東，都還要我們捐助，中央經

費龐大，地方沒有錢的很多。局長你去了，然後報紙就炒作起來，我覺得這種心態有偏差。

所以要避免意外事件的發生，就是經費要很充足，活動空間寬闊，少搞大陸希望工程，多搞台灣希望工程，好不好？

李議員逸洋：

剛才局長說我們沒有用預算去資助大陸希望工程，但是海基會在幕後策動，把這麼多人牽扯進去。在你了解台灣學子之可憐之前，你也是對於中國這樣悲天憫人，應該用愛心，這就是一個錯誤的誤導，鼓動背後的捐款，動用整個台灣的資源去資助中國的希望工程；包括市長，重要教育工作者去作這件事的話，那對台灣太不公平。所以結論能台灣優先，我們很高興。

但是整個教育問題，就是一直把大中國塑造成夢，教科書所關心的都是中國大陸的情形，而對於自己所住的土地、人民，感情非常淡薄。舉例來說，大學聯考常常考長江流經幾省，所以大家都背得很熟；相對的台灣最長的濁水溪流經那裡？在那裡出口？在座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六科科長共十人，請你們作答，看你們對台灣到底了解多少。

所以，我主要質詢是我們在把愛心去關懷中國時，希望你們先對自己週遭的同胞、土地有感情，台灣也須要希望工程，這才是真愛心。

周議員柏雅：

我們今天探討的是教育文化單位，不要作大中國意識壓住台灣意識的幫兇，因為事實不斷存在，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尤其教育單位，我們台灣現在，尤其台北市難道都沒有有一些須要改進的地方嗎？校地、校舍不足，還有中途失學的孩子，台北市就有八百五十一人，這些都是我們要去關心照顧的。像八百五十

一人應列為專案，多編預算，好好輔導，讓他在成長的過程中能夠好好地完成至少國中教育。所以台北市都没法搞好，還搞什麼希望工程，這點應檢討。

李議員逸洋：

局長，請問一下，濁水溪流過那裡？流經那裡？大部都答對，這表示對台灣的地理歷史有一種感情，這是很可喜的現象。謝謝！

林局長昭賢：

從彰化、南投、雲林出口，流入台灣海峽。

周議員柏雅：

我們再次強調大中國意識不要壓住台灣意識。這將來要重新檢討，因為高中鄉村教材，一開始就講中國對台灣的經營，錯誤的觀念，誤導視聽，到底是那個中國？你可以講事實，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但原住民對台灣沒有經營嗎？根本不符合事實的鄉土教材。基本上就是大中國意識扭曲了台灣本土意識。希望再重新檢討整理。

黃議員馨儀：

局長，當你擔任副廳長時，我的好友告訴我，彰化國小有一小學生，上課到一半突然起規，當時六合彩很流行，校長就把他拉到校長室問他幾號。

學校的靈異事件，最近台北市也鬧了一件，上報的五常國中校長、訓導主任還跟新聞界說還有紙條留下作證據。以現有心理學常識，沒有辦法解釋，所以本組不作評論，但對社會大眾來說，這事有何影響？

李議員逸洋：

請五常國中校長、訓導主任上台。我想局長應該也注意到這

件事情，過去的沒法印證，姑且聽之。但最近五常國中溺斃學生顯靈事件，我發覺事態蠻嚴重，對教育、社會影響相當大。所以我們今天請吳校長跟訓導主任來這裡，面對記者真相究竟如何，請說明。

吳校長忠基：

謝謝李議員的指教，那天自晚報張小姐打電話來問我說，昨天有學生用筆寫出「李春華」那是木子李還是雙口呂希望協助警方找人，當時我說是木子李的李春華，後面是李議員所說的那一段；我們辦教育的不相信有這回事，希望他站在教育的立場，給我們正面報導，我只講這句話，其它的訓導主任的對話，沒有這回事。

李議員逸洋：

沒有訓導主任跟這位女生筆談，然後寫出七個溺斃學生的姓名，而他們彼此都沒有交往，有沒有這種情形？

吳校長忠基：

寫出二個，且都認識。我們當時認為那個女學生身體有毛病，就把他送到醫護中心，等家長來了跟他用筆談，他寫給家長二個名字，其中一個是李春華。

黃議員馨儀：

因為報紙的報導，宣染的內容非常豐富。還說他們七個人過得非常好，他們現在跟一位大姊姊在一起，這位大姊姊很委曲，家裡沒有人來看他，所以他們要幫她找到家人。筆談的紙條能不能讓我們看一下。

吳校長忠基：

報紙寫的很豐富，但實際上並沒有講那麼多，不過他們七個人過得很好，這句話是有的。

黃議員馨儀：

你給我們的筆談記錄上，沒有說他們過得很好啊！你最好給我們全部，對新聞界也可以澄清。紙條字跡寫的字大且清楚，並非神志不清狀態下寫的。而且如果看報會一直以爲他不認識那七個人，所以七個人來附身，那就更神奇了。但如果他認識那七個人，也許是因傷心，會有其它的幻象或其它感應也不一定。所以我想如果靈驗的話，那位大姊姊應該找到了，但到現在有任何進展沒有？警方有無幫忙？

吳校長忠基：

沒有，所講「大姊姊」沒這回事，牽涉到我們同學以外的只有三個字「李春華」，其它都沒有。

黃議員馨儀：

其實如果記者這樣寫，校長應該寫更正函到報社才對，因爲這樣誤導社會視聽。還好今天我們請你到這裡來，也給輿論界有個澄清的機會。

黃議員宗文：

今天如果沒有機會跟你對話的話，就沒有辦法澄清報紙妙筆生花寫這麼多。所以希望校長利用比較公開的場合，跟記者說事實；局長，你也不信通靈，我覺得辦教育的人對這個應很清楚。尤其你身爲教育領導人，特別是五常國中備受各界注意，發生這種事情，你應該講話。

林局長昭賢：

這件事發生，我很清楚，因爲怕它對社會、學生有不良影響。但是各位也了解，社會上發生一件事，大家傳來傳去，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黃議員馨儀：

因爲剛好發生在學校，而且牽涉到警方九月十六日有這樣溺斃一件案，這對警方辦案也是有一些影響。所以局長不能以一般的話題，談談就過去了。其實學校應就事實的報導，然後澄清，對其它的不應多說。然後看到報紙這樣錯誤的報導，校長應加以更正，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校長。而報社和記者也要負起社會道德的責任。

林局長昭賢：

也是站在教育的立場，學校要把事實拿來跟學生說明，不要讓學生有不適當的影響。

黃議員宗文：

所以這件事發生之後，事實上局長或校長可以立即採取，澄清真相。因爲這則新聞可讀性很高，幾乎感染整個社會，但是剛才我們看過他所寫的東西，也看不懂究竟在寫什麼。假如今天我們是開廟店，那當然另當別論。但是我們是辦教育，應該比較相信科學，因此絕不能讓這樣的事情一再傳揚，而且對那位學生也不公平，對他的身心影響非常大，對整個學校教學環境也會有不利的影響，對社會大眾那更不用說了。所以希望你們能立即作決定。

周議員柏雅：

請軍訓室主任教官及松山高商的主任教官，局長請休息一下。

楊主任，你是八十二年度教育部內預算被刪得最少，我用比較性的結果，在教審會時我才刪你們十九萬，一科刪一百五十萬，二科刪一百六十六萬，三科刪二百四十六萬，四科刪二百五十九萬，五科刪七百五十六萬，大概初步統計是這樣子，表示我們對軍訓室很支持。

楊主任錦生：

承蒙各位議員對我們軍訓室的照顧。

周議員柏雅：

這就是特權，表示軍訓室很特殊，連國民黨的議員也寧可來護航軍訓室的預算，只要我們不刪軍訓室的預算，其它各科都可以協商，打幾折都可以刪減。這裡我強調一下，各科方向性不對才把它刪掉，方向對的我們都支持絕不隨便刪除。

我仍要說軍訓室的預算被刪得最少，這並不表示大家對你們沒意見；我們都覺得軍訓室的教官都很優秀、訓練有素，但軍訓室在學校裡面是很奇怪的制度，因為學生的輔導工作有很多受過訓練的專職人員在作。現軍訓教官在學校裡還是擺脫不了從事思想控制、思想教育，我們看你們這幾年來的運作，尤其是松山高商，我們就覺得很奇怪；我先請教主任教官，現在我們軍訓課是不是每週都要放莒光日教學給他們看？

楊主任教官錦生：

沒有這回事。

周議員柏雅：

我們軍訓課有課程安排？

楊主任教官錦生：

對，我們按照高級中等學校軍護課程基準來上課。

周議員柏雅：

但是有的學校，每週四早上八點半按時收看莒光日電視教學。

楊主任教官錦生：

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學校裡也沒那種設備。

周議員柏雅：

那是可能的，因為學校裡也沒那種設備。

有啦，也有電視，松山高商就是。你們實施電視教學及課程

試講試教。

楊主任教官錦生：

莒光日教學是我們軍訓教官和護理老師在這個時段看莒光日教學。另外我們本身評鑑試講試教。

周議員柏雅：

你們看莒光日教學，再去告訴學生，再去試講試教。

楊主任教官錦生：

不是這樣，是按照課程基準手冊去教。

周議員柏雅：

莒光日是郝柏村先生在當參謀總長時極力推行，現軍中還有，為國防部控制的。但是在我們台北市正常的教學體系下，學生是不必要去看莒光日教學。

楊主任教官錦生：

絕對沒這回事。

周議員柏雅：

教官也不需要去看莒光日教學節目，再來教學生。

楊主任教官錦生：

也沒有。

周議員柏雅：

怎麼沒有，你們有這訓練，就是一定要上，聽完之後回去再教學生作這種政治思想的工作。

楊主任教官錦生：

這是我們軍官團的基本教育，充實我們軍事的內涵，因為在莒光日教學裡面，有很多值得我們教學參考的地方。

周議員柏雅：

那是可能的，因為學校裡也沒那種設備。

周議員柏雅：

那是可能的，因為學校裡也沒那種設備。

還要留在台北市教育體系內，就和國防部劃清關係，莒光日教學節目有許多偏差的地方，都是單方面的，或是特地醜化反對黨，宣揚反台獨的意識，不是討論而是特意醜化，都是這樣的教材。我們既然是在台北市教育系統裡面，就要和國防部莒光日節目劃清關係，甚至我們軍官團都不必看，要不然你去國防部，去軍隊啊！還沒有辦法去監督，這是大特權啊！所以我們要從教育改革系統作起。

黃議員宗文：

松山高商第一學期教官發起誠實教育，每週四上午八點半按時收視電視莒光日教學，局長，教官他是學校軍職人員還是教職人員。

林局長昭賢：

他還是軍人。

黃議員宗文：

那軍人叫〃軍官〃還是叫〃教官〃。

林局長昭賢：

來從事教學的軍官，我們稱為教官。

黃議員宗文：

局長，你是用中國文學來解釋教官的字。

林局長昭賢：

軍訓教官用這樣來解釋是沒有錯的。

黃議員宗文：

局長，我們希望各大學心理系畢業生去高中、高職、國中去當輔導人員總是比教官好嘛！不要把國防部一些莒光日教學節目帶到學校裡，我們希望他們能學一點有價值的內容，你還強迫他們每星期四按時收視莒光日節目，我覺得有點矯枉過正，有點偏

激了，局長，你覺得是不是這樣子？松山高商的教官都還要抓去上莒光日，我覺得太過份了，怕他們造反嗎？怕教官被民主化同化嗎？所以固定星期四要再來一次教育；怕他們脫離軍中太久，所以要再灌輸一次軍官教育。

楊主任教官錦生：

我們軍官規定收視莒光日，因為現莒光日已經非常中性，而且裡面有許多新武器大觀，很多戰場的實戰經驗。

黃議員宗文：

我覺得你們應該多花點時間，學點心理輔導，我們請一些好的大學教授，這不是比較好嗎？局長，我看這課程是〃怕〃，因為現在民主的浪潮淹過校園，淹過教官，很多教官都參加民進黨的活動，怕被我們同化，所以強迫收視莒光日，這是反同化。

林局長昭賢：

我所了解莒光日教學是國防部對軍人的教育。軍訓教官教育局所規劃的是修教育學分，利用暑假到師大去修，包括你所講的心理學都在內。

黃議員宗文：

莒光日是屬於教育學分的一種嗎？局長，你看過松山高商的功課表沒有？教官很辛苦。我覺得這是反民主教育。是否可取消？局長，這是你的職權。

林局長昭賢：

因為他是軍人，要收視莒光日教學，並不是教育局的職權。

黃議員宗文：

你希望軍人永遠留在校園裡面嗎？軍人永遠不能改變嗎？不能被民主化？一定要每星期四上一次莒光日，才像是軍人嗎？軍訓教官變成兩面人，一會兒要莒光日，一會兒要民主素養，教官

也太辛苦了。

楊主任教官錦生：

因為從莒光日，我們也充實一些軍事的基本常識，也跟著時代的進步。

黃議員宗文：

我覺得不要把莒光日講得很高超；莒光日，我看過，大概就是這麼回事，逃不出黨的魔掌。

周議員柏雅：

局長，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就是提醒教育單位，我們不希望教官身在學校，還一直自認為是軍人。軍人有軍人的工作範圍，既然在學校，就純粹是教育工作。我們希望教官在思想方面，不要被刻意去引導，莒光日就是在作政治思想的工作。你敢說莒光日教學內容很中立嗎？每次都在批評台獨，罵民進黨，你們有請過民進黨的領導幹部上去作時事評論過嗎？作時事分析過嗎？要嘛就找國民黨的候選人去作時事分析。所以說中立是騙人的。

所以，教官既然要在學校工作，在還沒有退出校園之前，在思想工作方面，我們要「把關」好。不要受到莒光日電視教學毒素的影響；郝柏村有時候發表講話，那都是毒啊！我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應該很中立、很客觀的態度，再也不批評誰，這才能避免人家講話。

軍中歸軍中，軍中的改革，立法院會去監督。但是我們是學校教育系統，不希望還有像松山高商及很多高中一樣，每星期四的莒光日教學，容易造成思想偏差，這是制度問題，局長，你應重新調整、檢討、停止。不然我們永遠對教官無法信任，因為你接收的資訊來源不正確，就會影響學生的價值判斷，這是不對的。

李議員逸洋：

松山高商主任教官，你有没有每星期四上午十時收視莒光日？都是教官在收視？那你覺得用意是什麼？

周主任教官宗崙：

因為我們當教官的時間比較久，跟國軍現在的情形不是很了解，我們可以藉這機會了解國家進步的情形。

李議員逸洋：

局長，你聽聽看，教育要中立、要民主化、要多元化；我覺得我們很想把教官納入教育體系的系統，但是又怕跟國軍脫節，然後加一點莒光日，這跟整個學校民主化是反其道而行的。

楊主任教官錦生：

報告議員，他說的沒有錯，因為他所講的脫節是現階段國防方面的所有軍備、武器這些過程和裝配編制。了解了以後才能跟教學方面結合。

李議員逸洋：

所有的莒光日都在作思想教育，那裡有國軍的裝備，很少很少，幾乎都在作政治教學，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簡單的說，就是這些軍訓教官擺在學校裡，在思想上控制著，然後要他去影響學生，根本和民主教育背道而馳，不願意讓軍人多有一份心理輔導，或教育思想的訓練，仍然是軍人本色，主要的目的就在這裡。這對教育有很大的傷害。軍訓教官應該要往心理上輔導、民主方向多加強，這才是正確的。

楊主任教官錦生：

確實朝著這個方向。

李議員逸洋：

莒光日就應取消。你也是軍人出身，軍人最痛恨莒光教學，

都在睡覺或打馬虎眼。我也幫軍人講話，因為你們身受其害。

黃議員宗文：

總之，軍人的力量還沒有離開校園，如果要擺脫軍人力量的干涉，這時是最好的起跑點。局長，你作一個教育局的領導人，你要中立、要民主化，這時你要講話。

林局長昭賢：

軍訓教官爲了教學的需要，他須進修，且須多方面。

黃議員宗文：

我們希望軍人的力量，趕快離開校園。

李議員逸洋：

主辦幼稚園的是三科嗎？健康幼稚園發生慘劇，賠償的問題到現在都沒有解決是嗎？

林局長昭賢：

是的。

李議員逸洋：

健康幼稚園與遊覽車兩方面都沒有解決，然後幼稚園我們管得到的，負責人逃之夭夭。所以現在對整個幼稚園的管理是一個很大的疏漏，健康幼稚園是一貴族幼稚園，錢也賺了很多，一旦發生問題，他也不願意盡他應盡的責任來賠償，而教育機關對他也無可奈何。健康幼稚園收費很貴，他有超收多少錢你曉不曉得？

林局長昭賢：

一年大概有超收兩、三萬吧！

李議員逸洋：

胡說，一學期收到十萬元，你們規定的標準是多少？一學期下來是多少？

林局長昭賢：

我沒有計算過，健康幼稚園一學期是收五萬，他只超收二萬多，這是我們從家長去調查的是收五萬。

李議員逸洋：

現在像這樣的貴族幼稚園存在台北市有多少？你曉不曉得其嚴重性？

林局長昭賢：

都是有檢舉，我們就去查處。

李議員逸洋：

你們沒有主動去查、去管制，對他們巧立明目立收據，這些都沒法管制？

林局長昭賢：

有管制，有收費的標準。

李議員逸洋：

我現在舉例，像光是天母地區的道爾敦、蒙特利梭幼稚園，一學期要十萬元，他的註冊費是四萬，然後每月再收一萬，且不包括才藝班的費用。

林局長昭賢：

收費我們訂有標準，也要求私立學校不可超收，超過的部份要退費。不退費就有更嚴重的處置。

李議員逸洋：

我想貴族幼稚園的存在是非常不正常現象，對一個小孩子，讓他養成高人一等，對金錢不看成一回事，這是非常扭曲的教育，而家長也存有不正常的心態，孩子要讓他念貴族幼稚園，比念大學還貴，帶動社會物價的波動，造成社會不安。

林局長昭賢：

沒有錯，有時我們得到反應以後去查，家長都還不願意說。

黃議員馨儀：

我有個朋友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幼稚園，它包括中小學，這是由民間團體出錢辦的；有一天，忽然有個外國人打電話到他家要看他的小孩，那位家長來找我查，原來這個民間團體一方面辦學校，一方面每位小孩進去都拍照，照片很可愛的小孩，就把它寄到國外出，說這位小孩家裡很窮，須要資助念書，國外那些老太太很有愛心，就每月寄些美金或禮物到機構去，然後有一天，資助的外國人到台灣來觀光並看看他資助的小孩到底長的如何了，於是就打電話到我朋友家，那我朋友家非常有錢，他從來不曉得自己的小孩是受人家資助。局長，你聽說過沒有？像這些貴族幼稚園收費的名目，各式各樣，那你怎麼辦？

黃議員宗文：

我覺得台灣的整個教育，特別是你所屬的幼稚園教育最須要檢討。像健康幼稚園的園長，口是心非。所以三科的科長不能有效打擊貴族幼稚園的話，你必須離職，我就認為你們跟幼稚園勾結，間接推理嘛！局長，你容許這樣的事情壯大嗎？

林局長昭賢：

違規收費不容許。

黃議員宗文：

但是違規竟然有十萬、有五萬的，現在私立大學都不要五萬元，大學還是博士回來教的。局長，你作爲一個教育領導人，不能把這打壓下去的話，你辭職。你要主動擬訂政策去處理。這樣下去，很多記者、我們的小孩都要送到福建去讀書，下午再接回來。

林局長昭賢：

我們現在因爲幼稚園太多了，就請學區的小學來幫忙，請一位主任當兼任的輔導員，將來每一所幼稚園都有一位小學主任監督，要主動去檢查有無違規的事實。

黃議員宗文：

小學幼稚園的設備當然比私立差一點，但是像石牌國小的幼稚園辦兮兮的，那個就是希望工程的重點之一。今天如果三科不能擬訂個政策，主動去檢查，三科的人都有勾結。

黃議員馨儀：

科長，你在總質詢之前，把長青、幼華兩家的收費情況、學生人數、關係企業在那裡，一共有幾家的調查表送給我們。我們北投就有一個希望工程，逸仙國小幼稚園的家長七月跟我請願，說地板壞了，下雨都會漏水，只有四十幾萬的工程款，我也給主計處打電話了，今天已十月還未下來故不能修。

另外，北投區有督學嗎？你確實回答，何時派的？

林局長昭賢：

已經下來了，它當然要有一段時間。

黃議員馨儀：

北投區至今沒有督學，督學會到學校去看一看，學校缺什麼？需要什麼？因爲換了很多新校長。督學室主任，再請問一下，如果他出國，不能執行職務，可不可以現有督學幫他分配幾個學校，暫時督導。督學是很重要的，要去發掘問題，不能等到有問題。你不要我一一指出北投區學校的問題，你乾脆請我當兼職的督學，不要領薪水。

周議員柏雅：

督學都是督假的，所以成效不彰，局長，你剛說私立幼稚園超收學費，要怎麼處理？

林局長昭賢：

超收的部份要退回。

周議員柏雅：

到現在為止，退回多少錢？大概的統計就好。

林局長昭賢：

上月有查到三所要退回，超過標準要退回。

周議員柏雅：

我們有訂很多標準，公私立學校、幼稚園均訂有標準，結果我們所看到的都是超收，尤其私立幼稚園，是訂得太低，還是監督不嚴；也訂得不低喔！以私立來說全日制一年至少要交三萬九千元，竟然還有超收的？有退沒退也不知道。

林局長昭賢：

退回有收據。且收據須報回教育局。

李議員逸洋：

怎麼可能退回嘛！退回還能繼續開得下去嗎？假如超收的部份沒有辦法退回，局長你願意負責嗎？

林局長昭賢：

所謂超收被查到，我們一定要有證據。有證據我們絕對要求退回。

李議員逸洋：

家長願意提供證據，然後幼稚園又不退，那局長你是不是拿你口袋的錢來退？

李議員逸洋：

不可能，你們沒有辦法作到。

林局長昭賢：

不是不可能，家長不願意作證，家長打電話寫匿名信願意，

我們去查要他簽字又不願意。

李議員逸洋：

長青、幼華的收費算是中上，每學期大概要五萬元左右，這些是家長提供的，假如他們願意提供，又沒有辦法執行到底，局長，你願意掏腰包？

林局長昭賢：

如果他們願意作證，我一定負責到底。

周議員柏雅：

這幾年，退回數據查清楚要給我們。我們現在給你的問題，如果沒有答案，我們都會再問市長，總之，市長不會答一個，我們就罵他一次，所以說這些你們都要好好去整理出來。你不要以為說很好混，包括財政部門很多問題你都沒有答覆，我們也會跟市長問清楚。

另外，台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我們教審會上次在審查這個組織的時候，特別有一個意見，只是沒有作正式決議，法律學者代表謝瑞智先生不適任，我們特別表示意見，只是大家居於和諧起見未作正式記錄，但是你們送來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竟然還有謝瑞智教授，這點是不尊重我們教審會？

林局長昭賢：

因為委員的聘請，我們規劃那一類人員有幾名，法律的代表是請律師公會推薦的。

周議員柏雅：

律師公會推薦的我們已經表示謝瑞智教授不適合，卓榮泰議員還特別強調，教育局不會請律師公會再多推薦幾人嗎？讓我們來選，好律師很多。

林局長昭賢：

我們一定尊重教審會的意見。

周議員柏雅：

在我們設置要點裡面沒有校長代表，你竟然還派兩位代表，建中和大安國小校長。你是故意安插的。

林局長昭賢：

我們所謂教師代表裡面，就有教師、主任、校長。這樣才代表不同身份的教師。

周議員柏雅：

教育專業組織代表，現只有台北市教育會而已嗎？還有沒有？

林局長昭賢：

還有很多。

周議員柏雅：

對，還有教師人權促進會，裡面有很多教授、學者、專家、律師，你有没有跟它聯繫過？你根本没有考慮。

林局長昭賢：

所有的教育專業團體，在我們的眼中都一樣，人很多，但我們只能請一位。

周議員柏雅：

誰規定專業代表只能請一位，沒有呀？這表示你不重視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這個組織，擺個形式而已。教師人權促進會常年以來就在作這種教師申訴案件，你應該請他們才對。你覺得呢？

林局長昭賢：

因為評議委員是一段時間就要改組，所以不可能統統來，只有輪流。

周議員柏雅：

現在人數還沒超過。而且我跟你說的是代表性的人員，你早先提的是沒有代表性的，而且是議員提出質疑的對象，這樣一來不尊重審查會的意見，二來不尊重專業代表，三來表示你沒有心搞好教師評議委員會。表現出你的心胸和魄力啊！

周議員驥儀：

台北市權利非常大的都市計畫委員會，曾經聘過跟建設公司有深厚關係的學者專家，後經本會決議不得續聘，他們也都是教授，市長也不敢聘了；你想市長大還是你大？既然教審會對謝教授有意見，因為我相信如果你看了他的文章，他會幫教師討公道嗎？本會同仁就單對他有意見，這你有困難嗎？難道他就是最好的嗎？

林局長昭賢：

我要說明教育局以公函去請律師公會推薦評議委員，他來了以後我們不能跟他否定掉；所以各位認為那位不好，下次可以不聘。

周議員驥儀：

你反應該給謝教授說我們教審會有意見，希望他不要來。

林局長昭賢：

評議會還沒有成立，還沒有召開。因為議會代表尚未推薦給我們。到現在也沒有申訴的案件。

周議員驥儀：

有那位教師知道可以到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來申訴，第一教師不知道，第二如果他們認為評議委員根本不能幫助他們就不來了，找我還比較快。

林局長昭賢：

我絕對尊重教審會的意見。

黃議員馨儀：

我們比你還重視評議委員，因為整個教育體系裡，越低層的代表權利越低，我看到今年暑假國中老師的聘書才知道是不平等條約，條約裡從頭到尾都是老師不得……，但是沒有一條規定學校不得……或校長不得……。我問那位老師，這種不平等條約你為什麼要簽，他說不簽就不能教書，就沒有薪水；連聘書都有不平等條約，那老師有任何委屈，向誰申訴？如果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申訴的話，像謝瑞智教授會幫他們討回公道嗎？真的還不如到本會來申訴。局長，請你好好看一下國中教師聘書；校長高興聘誰就聘誰，不高興就不聘，只要你犯了不得……，完全是不平等條約，所以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是最重要的單位。

林局長昭賢：

老師的待遇，福利、職權都是法有規定，所以就不需要在聘約裡頭規定，老師應聘到這個學校來服務。就應該要依照學校的要求去服務，這不能算不平等條約。

黃議員馨儀：

對，我贊成這條約是雙方權利、義務平等，規定我不得怎樣……也要規定你不得……。比如勞工契約一樣。局長，我在總質詢時再和你探討國中教師的聘書，你去請教律師公會是不是不平等條約？

黃議員宗文：

局長，你尊重教審會，然後要求律師公會推薦二位代表。

林局長昭賢：

律師公會推薦在先，不是說尊重教審會請他推薦二位。

黃議員宗文：

你是尊重教審會？還是律師公會？當二者利益衝突時，意見

衝突時，你尊重那一方？當決策有衝突時，當然是以教審會為主。

林局長昭賢：

在這個事情上，我看的是信用問題。

黃議員宗文：

教審會已經有了共識，而你又說尊重教審會。

林局長昭賢：

因為律師公會，我們已經要求人家推薦二位了。

黃議員宗文：

局長，你有沒有決定權？

林局長昭賢：

有，有決定權。

黃議員宗文：

你有沒有否決權？對於他們所推薦的人。你的否決權來自教審會給你力量，你怎麼不用你的否決權？

林局長昭賢：

請人家推薦就是請人家幫忙。

黃議員宗文：

細部的審核，你當然有否決權，推薦不表示要你強制聘用。

林局長昭賢：

我還是很尊重教審會的意見，這中間牽涉到政府的信用問題。

主席：

本組教育部門質詢的時間到了，好，謝謝各位答覆，休息十分鐘。

※書 面 答 覆

答覆單位：教育局

二問：人生以考試爲目的？

答：一、依據本市八十一學年度試辦「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輔導

方案」分發辦法規定：

(一)入學分發學校及名額：

1.分發學校含本市公私立高中、高職及北區五年制專科學校。

2.五專之分發辦法依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3.高中、高職之分發名額，依參加試辦學生比率計算。

二、本市試辦「自願就學輔導方案」，對於台北縣等其他縣

市之國中畢業生，亦本公平原則，提供適當名額，供其

就讀，以保障學生之權益。

三、本市試辦「自願就學輔導方案」之目標，在落實教學正

常化，培養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並計畫增設高中

及完全中學以增加學生就學之需要。

口頭質詢部分

一問：逸仙國小地板修繕問題（所需經費約四十五萬元）迄今尚未解決，請查明原因？

答：一、該項經費已於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經台北市政府核定

撥付該校。

二、該校亦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二日與承包商完成簽約手續，

近日即可開工，預定一個月完成。

臺北市議會公報 第四十五卷 第二十二期

教育部門質詢第二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質詢對象：教育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張忠民（代表宣讀質詢摘要）

陳世昌 潘維剛 蔣乃辛 計四位 時間七六分鐘

質詢摘要：「給「希望」予學生，學生有希望。

二、升學主義是洪流？

三、執兩用中的自願就學？

四、發揚中華傳統文化！

1. 推展全民體育：

(1) 鍛鍊強健體魄。

(2) 蛋生不下？

2. 修心養性學書法。

五、增建校舍，週延設計。

※速 記 錄

——八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速記：李佳真

主席（陳議長健治）：

現在進行教育部門第二組質詢，由張議員忠民等四位，時間是七十六分鐘，請開始。

張議員忠民：

議長、教育局各位官員，記者席的女士、先生，現在輪到教育部門第二組陳議員世昌、潘議員維剛、蔣議員乃辛以及本人等四位質詢，現在請潘議員質詢。

二五二九